

施耐庵 罗贯中 · 著  
金圣叹 李卓吾 · 点评



名家  
点评

水  
滸  
傳

四大  
名著



NLIC 2970734828

上

中華書局



四大名著名家点评

# 水滸傳

施耐庵 罗贯中 著  
金圣叹 李卓吾 点评

上



NLIC 2970734828

中華書局

## 读第五才子书书法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

《水浒传》有大段正经处，只是把宋江深恶痛绝，使人见之，真有犬彘不食之恨。从来人却是不晓得。

《水浒传》独恶宋江，亦是歼厥渠魁之意，其余便饶恕了。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题目是作书第一件事。只要题目好，便书也作得好。

或问：题目如《西游》、《三国》，如何？答曰：这个都不好。《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转不转，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西游》又太无脚地了，只是逐段捏捏撮撮，譬如大年夜放烟火，一阵一阵过，中间全没贯串，便使人读之，处处可住。

《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

凡人读一部书，须要把眼光放得长。如《水浒传》七十回，只用一目俱下，便知其二千余纸，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许多事体，便是文字起承转合之法。若是拖长看去，却都不见。

《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

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作《水浒传》者，真是识力过人。某看他一部书，要写一百单八个强盗，却为头推出一个孝子来做门面，一也；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座地煞，却倒是三座地煞先做强盗，显见逆天而行，二也；盗魁是宋江了，却偏不许他便出头，另又幻一晁盖盖住在上，三也；天罡地煞，都置第二，不使出现，四也；临了收到“天下太平”四字作结，五也。

三个“石碣”字，是一部《水浒传》大段落。

《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他气力过人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

《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逐段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

江州城劫法场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大名府劫法场一篇，一发奇绝。

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景阳冈打虎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沂水县杀虎一篇，一发奇绝。真正其才如海。

劫法场，偷汉，打虎，都是极难题目，直是没有下笔处，他偏不怕，定要写出两篇。

《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谎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卤处，他也有些粗卤；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然不知何故，看来便有不及武松处。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卤是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气，李逵粗卤是蛮，武松粗卤是豪杰不受羁勒，阮小七粗卤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人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看来作文，全要胸中先有缘故。若有缘故时，便随手所触，都成妙笔；若无缘故时，直是无动手处，便作得来，也是嚼蜡。

只如写李逵，岂不段段都是妙绝文字，却不知正为段段都在宋江事后，故便妙不可言。盖作者只是痛恨宋江奸诈，故处处紧接出一段李逵朴诚来，做个形击。其意思自在显宋江之恶，却不料反成李逵之妙也。此譬如刺枪，本要杀人，反使出一身家数。

近世不知何人，不晓此意，却节出李逵事来，另作一册，题曰“寿张文集”，可谓咬人屎撮，不是好狗。

写李逵色色绝倒，真是化工肖物之笔。他都不必具论；只如逵还有兄李达，便定然排

行第二也，他却偏要一生自叫李大，直等急切中移名换姓时，反称作李二，谓之乖觉。试想他肚里，是何等没分晓。

任是真正大豪杰好汉子，也还有时将银子买得他心肯。独有李逵，便银子也买他不得，须要等他自肯，真又是一样人。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

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

吴用与宋江差处，只是吴用却肯明白说自家是智多星，宋江定要说自家志诚质朴。

宋江只道自家笼罩吴用，吴用却又实实笼罩宋江。两个人心里各各自知，外面又各各只做不知，写得真是好看煞人。

花荣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恁地文秀。

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齷齪都销尽。

杨志、关胜是上上人物。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

秦明、索超是上中人物。

史进只算上中人物，为他后半写得不好。

呼延灼却是出力写得来的，然只是上中人物。

卢俊义、柴进只是上中人物。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些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柴进无他长，只有好客一节。

朱仝与雷横，是朱仝写得好。然两人都是上中人物。

杨雄与石秀，是石秀写得好。然石秀便是中上人物，杨雄竟是中下人物。

公孙胜便是中上人物，备员而已。

李应只是中上人物，然也是体面上定得来，写处全不见得。

阮小二、阮小五、张横、张顺，都是中上人物。燕青是中上人物，刘唐是中上人物，徐宁、董平是中上人物。

戴宗是中下人物，除却神行，一件不足取。

吾最恨人家子弟，凡遇读书，都不理会文字，只记得若干事迹，便算读过一部书了。虽《国策》、《史记》都作事迹搬过去，何况《水浒传》。

《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

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虎，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

有夹叙法。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如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是也。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有大落墨法。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是也。

有绵针泥刺法。如花荣要宋江开枷，宋江不肯；又晁盖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劝住，至最后一次便不劝是也。笔墨外，便有利刃直戳进来。

有背面铺粉法。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

有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十分光前，先说五事等是也。《庄子》云：“始于青萍之末，盛于土囊之口。”《礼》云：“鲁人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有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知县时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等是也。

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画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

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

有极不省法。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借，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

有极省法。如武松迎入阳谷县，恰遇武大也搬来，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鱼汤后，连日破腹等是也。

有欲合故纵法。如白龙庙前，李俊、二张、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写李逵重要杀人城去；还道村玄女庙中，赵能、赵得都已出去，却有树根绊跌，土兵叫喊等，令人到临了，又加倍吃吓是也。

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城时，忽插出截江鬼、油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太长了，便恐累坠，故从半腰间暂时闪出，以间隔之。

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将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

旧时《水浒传》，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闲事。此本虽是点阅得粗略，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不惟晓得《水浒传》中有许多文法，他便将《国策》、《史记》等书，中间但有若干文

法,也都看得出来。旧时子弟读《国策》、《史记》等书,都只看了闲事,煞是好笑。

《水浒传》到底只是小说,子弟极要看,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

人家子弟只是胸中有了这些文法,他便《国策》、《史记》等书都肯不释手看,《水浒传》有功于子弟不少。

旧时《水浒传》,贩夫皂隶都看;此本虽不曾增减一字,却是与小人没分之书,必要真正有锦绣心肠者,方解说道好。



# 目 录



楔	子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	1
第 一	回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	10
第 二	回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	23
第 三	回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	31
第 四	回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花和尚大闹桃花村 .....	43
第 五	回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	52
第 六	回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	61
第 七	回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	69
第 八	回	柴进门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头 .....	74
第 九	回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	83
第 十	回	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	91
第 十 一	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	97
第 十 二	回	急先锋东郭争功 青面兽北京斗武 .....	103
第 十 三	回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	110
第 十 四	回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	116
第 十 五	回	杨志押送金银担 吴用智取生辰纲 .....	124
第 十 六	回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	134
第 十 七	回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	144
第 十 八	回	林冲水寨大并火 晁盖梁山小夺泊 .....	152
第 十 九	回	梁山泊义士尊晁盖 郓城县月夜走刘唐 .....	161
第 二 十	回	虔婆醉打唐牛儿 宋江怒杀阎婆惜 .....	170
第 二 十 一	回	阎婆大闹郓城县 朱仝义释宋公明 .....	179
第 二 十 二	回	横海郡柴进留宾 景阳冈武松打虎 .....	186
第 二 十 三	回	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 .....	194
第 二 十 四	回	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 .....	213

第二十五回	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 .....	219
第二十六回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 .....	232
第二十七回	武松威镇安平寨 施恩义夺快活林 .....	239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蒋门神 .....	246
第二十九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闹飞云浦 .....	253
第三十回	张都监血溅鸳鸯楼 武行者夜走蜈蚣岭 .....	261
第三十一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 .....	270
第三十二回	宋江夜看小鳌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 .....	281
第三十三回	镇三山大闹青州道 霹雳火夜走瓦砾场 .....	287
第三十四回	石将军村店寄书 小李广梁山射雁 .....	295
第三十五回	梁山泊吴用举戴宗 揭阳岭宋江逢李俊 .....	304
第三十六回	没遮拦追赶及时雨 船火儿夜闹浔阳江 .....	312
第三十七回	及时雨会神行太保 黑旋风斗浪里白条 .....	321
第三十八回	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 .....	330
第三十九回	梁山泊好汉劫法场 白龙庙英雄小聚义 .....	340
第四十回	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 .....	348
第四十一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	358
第四十二回	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 .....	367
第四十三回	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	379
第四十四回	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 .....	388
第四十五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 .....	398
第四十六回	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 .....	405
第四十七回	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二打祝家庄 .....	414
第四十八回	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 .....	420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28
第五十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435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444
第五十二回	戴宗二取公孙胜	李逵独劈罗真人	453
第五十三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下井救柴进	463
第五十四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471
第五十五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478
第五十六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488
第五十七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496
第五十八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504
第五十九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511
第六十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519
第六十一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529
第六十二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541
第六十三回	呼延灼夜月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548
第六十四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条水上报冤	554
第六十五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562
第六十六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570
第六十七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578
第六十八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587
第六十九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593
第七十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598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606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	613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	619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	625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	631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	636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	643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	649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二败高太尉 .....	654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	659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	667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	674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	681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	687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	693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	700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	705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	710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	717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镇燕青遇故 .....	723
第九十一回	宋公明兵渡黄河 卢俊义赚城黑夜 .....	728
第九十二回	振军威小李广神箭 打盖郡智多星密筹 .....	733
第九十三回	李逵梦闹天池 宋江兵分两路 .....	738
第九十四回	关胜义降三将 李逵莽陷众人 .....	742
第九十五回	宋公明忠感后土 乔道清术败宋兵 .....	748
第九十六回	幻魔君术窘五龙山 入云龙兵围百谷岭 .....	752

第九十七回	陈瓘谏官升安抚 琼英处女做先锋	756
第九十八回	张清缘配琼英 吴用计鸩邬梨	761
第九十九回	花和尚解脱缘缠井 混江龙水灌太原城	769
第一百回	张清琼英双建功 陈瓘宋江同奏捷	774
第一百一回	谋坟地阴险产逆 踏春阳妖艳生奸	779
第一百二回	王庆因奸吃官司 龚端被打师军犯	783
第一百三回	张管营因妾弟丧身 范节级为表兄医脸	788
第一百四回	段家庄重招新女婿 房山寨双并旧强人	793
第一百五回	宋公明避暑疗军兵 乔道清回风烧贼寇	798
第一百六回	书生谈笑却强敌 水军汨没破坚城	802
第一百七回	宋江大胜纪山军 朱武打破六花阵	807
第一百八回	乔道清兴雾取城 小旋风藏炮击贼	811
第一百九回	王庆渡江被捉 宋江剿寇成功	818
第一百十回	燕青秋林渡射雁 宋江东京城献俘	824
第一百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832
第一百十二回	卢俊义兵分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839
第一百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845
第一百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852
第一百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859
第一百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866
第一百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镇神助宋公明	872
第一百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878
第一百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886
第一百二十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895

## 楔子

### 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哀哉乎！此书既成，而命之曰《水浒》也。是一百八人者，为有其人乎，为无其人乎？诚有其人也，即何心而至于水浒也？为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胸中，吾不知其有何等冤苦，而必设言一百八人，而又远托之于水涯。吾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一百八人而无其人，犹已耳；一百八人而有其人，彼岂真欲以宛子城、蓼儿洼者，为非复赵宋之所覆载乎哉！吾读《孟子》，至“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二语，未尝不叹。纣虽不善，不可避也，海滨虽远，犹纣地也。二老倡众去故就新，虽以圣人，非盛节也。彼孟子者，自言愿学孔子，实未离于战国游士之习，故犹有此言，未能满于后人之心。若孔子，其必不出于此。今一百八人而有其人，殆不止于伯夷、太公居海避纣之志矣。大义灭绝，其何以训？若一百八人而无其人也，则是为此书者之设言也。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胸中有什么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然以贤如孟子，犹未免于大醇小疵之讥，其何责于稗官？后之君子，亦读其书，哀其心可也。

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哀然成为一书也。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呜呼！《史记》称五帝之文尚不雅驯，而为荐绅之所难言，奈何乎今忽取绿林豪猾之事，而为士君子之所雅言乎？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

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中间又以康节、希夷二先生，楔出劫运定数；以武德皇帝、包拯、狄青，楔出星辰名字；以山中一虎一蛇，楔出陈达、杨春；以洪信骄情傲色，楔出高俅、蔡京；以道童猥雅难认，直楔出第七十回皇甫相马作结尾，此所谓奇楔也。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天下太平无事日，莺花无限日高眠。好诗。

○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

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

一个算数先生。为叹五代残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时朝属梁，暮属晋，正谓是：



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十五”、“五十”，颠倒大衍河图中官二数，便妙。

后来感得天道循环，向甲马营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来。大书武德皇帝，见此一朝，不用掉文袋子。这朝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圣人出世，红光满天，妖魔出世，黑气一道。异香经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为天罡地煞先作映衬。英雄勇猛，智量宽洪，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绝妙好辞。可见全部枪棒，悉从一王之制矣。那天子扫清寰宇，荡静中原，国号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头，四百年开基帝主。因此上邵尧夫先生赞道：“一旦云开复见天！”正如教百姓再见天日之面一般。那时西岳华山，有个陈抟处士，又一个算数先生。○两位先生胸中，算定有六六三十六员，重之七十二座矣。是个道高有德之人，能辨风云气色。一日骑驴下山，向那华阴道中正行之间，听得路上客人传说：藏下一大部评话。“如今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那陈抟先生听得，心中欢喜，以手加额，在驴背上大笑，掀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乃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间受禅，开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传位与御弟太宗。立乎元，指乎宋，传位御弟，传疑也。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传位与真宗皇帝；真宗又传位与仁宗。

这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又为天罡地煞先作映衬。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给黄榜，召人医治，感动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忽然转出一座星辰，为一百单八座星辰作引。化作一老叟，前来揭了黄榜，自言能止太子啼哭。看榜官员引至殿下，朝见真宗。天子圣旨，教进内苑看视太子。那老叟直至宫中，抱着太子，耳边低低说了八个字，太子便不啼哭。奇事奇文。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见化阵清风而去。耳边道八个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忽然从一座星辰，又转出两座星辰，为一百单八座作引，妙妙。○八个字，只是四个字，奇情奇文。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宫中两座星辰下来辅佐这朝天子。星辰以座论，奇事。星辰可以下来，奇事。星辰被玉帝差遣下来，奇事。玉帝差遣星辰下来辅佐天子，奇事。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申吕岳降，传说列星，变用得妙。这两个贤臣，出来辅佐。

这朝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个年号。自天圣元年癸亥登基，至天圣九年，那时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万民乐业，路不拾遗，户不夜闭，这九年谓之一登；一登、二登、三登，有据无据，撰成妙语。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这九年亦是丰富，谓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这九年田禾大熟，谓之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九年一登，又九年二登。又九年三登，一连三九二十七年，号为三登之世。笔意都从康节、希夷两先生来。那时，百姓受了些快乐，谁道乐极悲生，嘉祐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

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自是正事，不可不先补出。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议，都向往漏院中聚会，伺候早朝，奏闻天子。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合成九数，阳极于九，数之穷也，《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来。五更三点，天子驾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贺已毕，当有殿

头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无事卷帘退朝。”只见班部丛中，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出班奏道：“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伤损军民甚多。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自是正论，不可不先补出。祈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救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仁宗天子闻知，龙体不安，复会百官计议。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启奏。天子看时，乃是参知政事范仲淹。拜罢起居，奏道：“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不必真出希文，只是临文相借耳。○先是药局，次是修省，第三段方转出祈禳来。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学士草诏一道，天子御笔亲书，诏。并降御香一炷，香。钦差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为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龙虎山，宣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星夜来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香。亲将丹诏付与洪太尉，诏。即便登程前去。

洪信领了圣敕，辞别天子，背了诏书，诏。盛了御香，香。带了数十人，上了铺马，一行部从离了东京，取路径投信州贵溪县来。不止一日，省。来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员出郭迎接，随即差人，报知龙虎山上清宫住持道众准备接诏。是日官员接诏，报知道众。次日，众位官同送太尉到于龙虎山下。只见上清宫许多道众，鸣钟击鼓，香花灯烛，幢幡宝盖，一派仙乐，都下山来迎接丹诏。次日官员送太尉，道众接诏。直至上清宫前下马。当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从，前迎后引，接至三清殿上，请将诏书居中供养着。上下前后，诏书居中，锦心绣口，随笔成妙。洪太尉便问监宫真人道：“天师今在何处？”住持真人向前禀道：“好教太尉得知：这代祖师号曰‘虚靖天师’，性好清高，倦于迎送，自向龙虎山顶结一茅庵，修真养性，因此不住本宫。”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诏，如何得见？”真人答道：“容禀：诏敕权供在殿上，贫道等亦不敢开读。且请太尉到方丈献茶，再烦计议。”当时将丹诏供养在三清殿上，诏。与众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执事人等献茶，就进斋供，水陆俱备。斋罢，太尉再问真人道：“既然天师在山顶庵中，何不令人请将下来相见，开宣丹诏？”真人禀道：“这代祖师虽在山顶，其实道行非常，能驾雾兴云踪迹不定。贫道等时常亦难得见，怎生教人请得下来？”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见？目今京师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赍捧御书丹诏，亲捧龙香，来请天师，要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以禳天灾救济万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禀道：“天子要救万民，只除是太尉办一点志诚心，此语不独指祈禳瘟疫也。夫天子则岂有不要救万民者？天子要救万民，则岂有不倚托太尉者？太尉若无诚心，则岂能救得万民者？太尉救不得万民，则岂能仰答天子者？语虽不多，而其指甚远，其斯以为真人也乎？斋戒沐浴，更换布衣，休带从人，自背诏书，焚烧御香，步行上山，礼拜叩请，天师方许得见。如若心不志诚，空走一遭，亦难得见。”太尉听说，道：“俺从京师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诚？既然恁地，依着你说，明日绝早上山。”当晚各自权歇。

次日五更时分，众道士起来备下香汤，请太尉起来沐浴，换了一身新鲜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吃了素斋，取过丹诏，用黄罗包袱背在脊梁上，诏。手里提着银手炉，降降地烧着御香，香。许多道众人等送到后山，指与路径。真人又禀道：“太尉要救万民，休生退悔





之心，只顾志诚上去。”总是教太尉以为天子救万民之要诀，非为今日请天师叮咛也。太尉别了众人，口诵天尊宝号，纵步上山来，独自一个行了一回，盘坡转径，揽葛攀藤，约莫走过了数个山头，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软，正走不动，口里不说，肚里踌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贵官，丑话。○“朝廷贵官”四字，驱却无数英雄入水泊，此语却是此老说起。在京师时，重裯而卧，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妙语绝倒。○重裯列鼎，尚自倦怠，何不以调元赞化而将息之？何曾穿草鞋，走这般山路！知他天师在那里，却教下官受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掇着肩气喘。只见山凹里起一阵风，写得出色。风过处，向那松树背后，奔雷也似吼一声，写得出色。扑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锦毛大虫来。先写风，次写吼，次写大虫，只是一笔，便有多少段落。○初开簿第一条好汉。洪太尉吃了一惊，叫声“阿呀！”千载欺君卖国人收场最后语。扑地望后便倒。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盘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后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树根底下，唬得三十六个牙齿捉对儿厮打，奇句。那心头一似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的响，奇句。浑身却如重风麻木，奇句。两腿一似斗败公鸡，奇句。○四句，一句一样，皆奇绝之文。口里连声叫苦。大虫去了一盏茶时，方才爬将起来。再收拾地上香炉，还把龙香烧着，香。○何不写诏？诏在背上，定当如故也。再上山来，务要寻见天师。又行过三五十步，口里叹了数口气，怨道：“皇帝四字连读始妙。重裯列鼎，尚自倦怠者，其胸中口中，每每有此四字也。御限，差俺来这里，教我受这场惊恐！”说犹未了，只觉得那里又一阵风，写得出色。吹得毒气直冲将来。太尉定睛看时，山边竹藤里簌簌地响，写得出色。抢出一条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来。亦先写风，次写响，次写蛇。○开簿第二条好汉。太尉见了，又吃一惊，撇了手炉，香。前无此有。叫一声：“我今番死也！”往后便倒在盘陀石边。但见那条大蛇，径抢到盘陀石边，朝着洪太尉盘做一堆，两只眼迸出金光，张开巨口，吐出舌头，喷那毒气在洪太尉脸上。惊得太尉三魂荡荡，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见了。太尉方才爬得起来，说道：“惭愧！惊杀下官！”看身上时，寒粟子比饅头儿大小。此非前详后略，正是从四句外，增出一句耳。口里骂那道士：“叵耐无礼，戏弄下官，教俺受这般惊恐！若山上寻不见天师，下去和他别有话！”再拿了银提炉，香。整顿身上诏敕，诏。○前不及诏，此并及诏，都妙。并衣服、巾帻，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法变。不然，上去到几时了。只听得松树背后，隐隐地笛声吹响，渐渐近来。太尉定睛看时，只见一个道童，倒骑着一头黄牛，横吹着一管铁笛，笑吟吟地正过山来。一蛇一虎后，忽接入此段，笔墨变幻不可言。

洪太尉见了，便唤那个道童：“你从哪里来？认得我么？”好货。道童不睬，只顾吹笛。写得妙极。太尉连问数声，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铁笛，指着洪太尉，写得妙极。说道：“你来此间，莫非要见天师么？”太尉大惊，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只合答云：你是太尉，如何得见？道童笑道：“我早间在草庵中伏侍天师，听得天师说道：‘今上天子差个洪太尉赍擎丹诏御香，到来山中，宣我往东京做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鹤驾云去也。’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兽极多，恐伤害了你性命。”太尉再问道：“你不要说谎？”道童笑了一声，也不回应，又吹着铁笛转过山坡去了。写得妙极。